

汪曾祺全集

啓功題識



(五)

汪曾祺全集

五

散文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全集 五 散文卷/汪曾祺著. 邓九平编.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
ISBN 7-303-04583-X

I . 汪… II . 汪… III .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②汪曾祺-文集 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617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谢维和

北京东晓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16.25 字数:338 千字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 000 定价:26.00 元

汪曾祺全集

啓功題識



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

· 汪曾祺卷 ·

顾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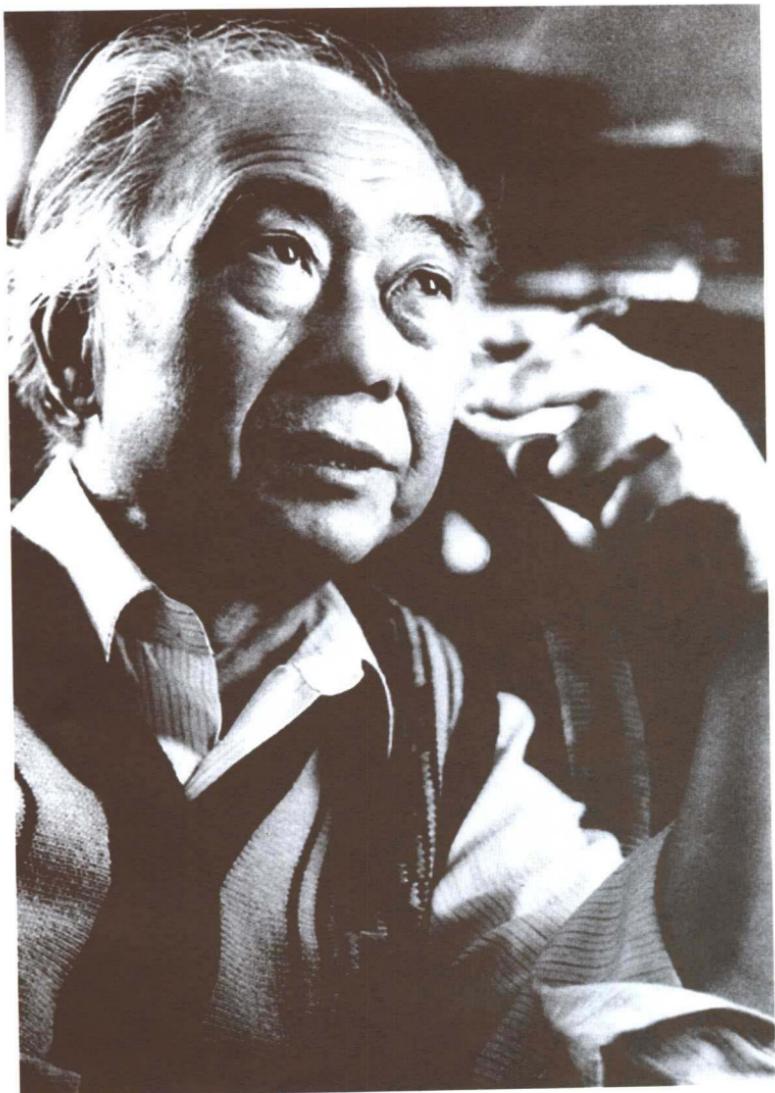
季羡林 卞之琳 冯亦代 严文井
贾植芳 陈 原 黄 裳 郭预衡

编 委

钟敬文 牛 汉 林斤澜 范 用
姜德明 乐黛云 邵燕祥 忆明珠
陆文夫 高晓声 高 莽 潘旭澜
刘梦溪 谢 冕 钱理群 王得后
王富仁 母国政 舒 乙 舒 婷
张抗抗 斯 好 铁 凝 邓九平

主 编

钟敬文 邓九平



1996年



梦见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

梦见沈从文先生。

(梦里)《人民文学》改了版，陈先生也改成了你主持的文学刊物。你替他修改作品时，也发一些文字的题记、序记、评论。主编崔道怡，我到编辑部看望。桌上有一张照片，是沈从先生的一篇小说的铅稿。拿起来看了一遍，写得还是很好。有几处我觉得还可以再稍稍修饰一下，就拿过笔来涂改了一下。拿给了崔道怡，想让沈先生看一看，是否审阅妥当。沈先生正在隔壁

(沈对崔说)“好少到书店去。”一进门，见沈先生迎面走来，就把铅稿交给他。沈先生看了，说：“挺好的！”

“多谢！不写小说，笔有些僵了。不那么灵活了。笔生了点锈，故不净。”

“……文字，还是抒情蒙生活。用字抒情用语言写小说，在版。”

我说现在的小说作家喜欢在小说里讲进理论成份，以为这样才深刻。

1995 年



在家里 1996 年



目 录

1990

人间草木	(1)
萝卜	(6)
步障：实物和常理	(11)
“小山重叠金明灭”	(13)
五 味	(15)
闹市闲民	(20)
二愣子	(23)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26)
食道旧寻	(31)
写 字	(37)
呼雷豹	(42)
小说的思想和语言	(44)
《蒲草集》小引	(54)
《水浒》人物的绰号	(55)
多年父子成兄弟	(60)
读《萧萧》	(64)
人之相知之难也	(71)
老学闲抄	(75)

1991

贾似道之死	(80)
米线和饵块	(86)
《蒲桥集》再版后记	(92)
城隍·土地·灶王爷	(96)
《年关六赋》序	(107)
美国女生	(113)
正索解人不得	(116)
我的祖父祖母	(122)
雁不栖树	(130)
随遇而安	(132)
美在众人反映中	(142)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145)
一种小说	(149)
觅我游踪五十年	(156)
《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	(163)
烟 赋	(165)
文化的异国	(171)
徐文长的婚事	(174)
却 老	(180)
我的家乡	(185)
泰山片石	(192)
野人的执着	(207)
《旅食集》自序	(211)
我的家	(212)
录音压鸟	(223)
初识楠溪江	(226)
关于《沙家浜》	(237)

1992

捡石子儿(代序)	(244)
遥寄爱荷华	(252)
羊上树和老虎闻鼻烟儿	(260)
一辈古人	(263)
书画自娱	(271)
岁交春	(273)
晚年	(275)
自得其乐	(278)
本命年和岁交春	(285)
西窗雨	(286)
旧病杂忆	(291)
随笔写生活	(299)
偶笑集	(302)
猴年说命	(304)
日子就这么过来了	(307)
《菰蒲深处》自序	(313)
读剧小札	(316)
四川杂忆	(320)
故乡的野菜	(333)
《汪曾祺小品》自序	(338)
食豆饮水斋闲笔	(341)
我的父亲	(354)
徐文长论书画	(362)
傻子	(370)
大妈们	(372)
“样板戏”谈往	(376)
豆腐	(383)

新校舍	(390)
我的母亲	(398)
大莲姐姐	(403)
相看两不厌	(406)
我的小学	(411)
我的初中	(421)
干丝	(428)
怀念德熙	(430)
肉食者不鄙	(432)
鱼我所欲也	(437)
谈题画	(441)
又读《边城》	(443)
后台	(451)
对读者的感谢	(455)
《当代散文大系》总序	(457)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自序	(460)
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	(462)
语文短简	(470)
岁朝清供	(473)
悔不当初	(476)
昆明的吃食	(480)
谈幽默	(489)
祈难老	(491)
花	(495)
昆虫备忘录	(502)
故乡的元宵	(507)
昆明年俗	(510)

1993

人间草木

山 丹 丹

我在大青山挖到一棵山丹丹。这棵山丹丹的花真多。招待我们的老堡垒户看了看，说：“这棵山丹丹有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咋知道？”

“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你看，十三朵。”

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

我本想把这棵山丹丹带回呼和浩特，想了想，找了把铁锹，把老堡垒户的开满了蓝色党参花的土台上刨了个坑，把这棵山丹丹种上了。问老堡垒户：

“能活？”

“能活。这东西，皮实。”

大青山到处是山丹丹，开七朵花、八朵花的，多的是。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一年又一年……

这支流行歌曲的作者未必知道，山丹丹过一年多开一朵花。唱歌的歌星就更不会知道了。

枸 杞

枸杞到处都有。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皆极清香。夏末秋初，开淡紫色小花，谁也不注意。随即结出小小的红色的卵形浆果，即枸杞子。我的家乡叫做狗奶子。

我在玉渊潭散步，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弯着腰在找什么。他们一边走，一边搜索。走几步，停一停，弯腰。

“您二位找什么？”

“枸杞子。”

“有吗？”

老同志把手里一个罐头玻璃瓶举起来给我看，已经有半瓶了。

“不少！”

“不少！”

他解嘲似的哈哈笑了几声。

“您慢慢捡着！”

“慢慢捡着！”

看样子这对老夫妻是离休干部，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很好。

他们捡枸杞子干什么？是配药？泡酒？看来都不完全是。真要是需要，可以托熟人从宁夏捎一点或寄一点来。——听口音，老同志是西北人，那边肯定会有熟人。

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

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

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看来，这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

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路西，有一家的门头上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秋天结了很多枸杞子，通红通红的，礼花似的，喷泉似的垂挂下来，一个珊瑚珠穿成的华盖，好看极了。这丛枸杞可以拿到花会上去展览。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

槐 花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堰，上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一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佐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

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们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不像个农民，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他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地方，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广西、贵州。到了春暖，再往北翻。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他说是荆条花的蜜最好。这很出乎我的意外。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荆条开花，想不到荆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也落不下多少：蜂具，路费；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它糖。

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有那么简单？也许她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她觉得这种放蜂生活，东南西北到处跑，好耍？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不后悔。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他说：回去过一次，一个人，他让她带了两千块钱，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

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她到哪里去了。

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

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她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服，买鞋，买饼干，买冰糖葫芦。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她靠着被窝用勾针给他勾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她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过了几天，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载一九九〇年第三期《散文》